

# 马克思“现实的人”概念本质的演进

##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科学社会主义纲领性文献

邓焯璇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15日

### 摘要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思想的逻辑前提。区别于其他思想流派的抽象人概念, 马克思语境中的“现实的人”, 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中形成的结构性存在。从思想史的演进脉络来看,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现实的人”, 是哲学层面的宏观理论预设与思维抽象; 《哲学的贫困》与科学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则分别从“经济-人”“阶级-人”的“思维具体”层次, 完成了中观层面的论证。由此可见, “现实的人”是处于实践运动过程、多重对象性关系形塑下的结构性存在, 这一核心内涵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过程。

### 关键词

现实的人, 演进, 物质生产, 生产关系, 阶级

# The Evolution of Marx's Concept of “Real Human Beings”

## —From *The German Ideology* to the Programmatic Document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Yexuan Deng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pril 9, 2026; accepted: April 29, 2026; published: May 15, 2026

### Abstract

“Real human beings” is the logical premise of Marx's thought. Different from the abstract human concepts in other ideological schools, the “real human beings” in Marx's context is a structural

existence formed in the dialectical move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economic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the “real person” in *The German Ideology* is a macro-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 and thinking abstraction at the philosophical level;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and the programmatic document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respectively complete the meso-level argumentation from the “economy-person” and “class-person” levels of “thinking concreteness”. Thu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real person” is a structural existence shaped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al movement and multiple object relations, and this core connotation runs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of Marx’s thought development.

## Keywords

Real Human Beings, Evolution, Material Production, Production Relations, Clas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自《论犹太人问题》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起，马克思便与德国思辨哲学传统中“抽象的人”展开批判性对话，逐步将“人”的理解从观念领域拉回到现实生活世界。在马克思的思想演进过程中，“现实的人”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静止概念，而是在不同文本、不同理论任务中不断获得新的规定性：它既构成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被赋予具体的生产关系内涵，更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中上升为历史主体的阶级性表达。因此，追踪“现实的人”概念本质的演进轨迹，不仅是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内在逻辑的关键线索，也是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统一性的重要入口。

在马克思思想研究中，“现实的人”概念的阐释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魏书胜、曹靓指出，“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个人”虽有“现实的”内涵同一性，但在“历史观维度上分属不同层面：前者是唯物史观视域下人类总体性历史的主体，后者则是具体现实生活中的主体。”<sup>[1]</sup>这一区分揭示了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内在层次。叶枝青则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将‘现实的人’划分为‘自然的个人’‘偶然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三大形态，对应于人的依赖、物的依赖、自由个性三大社会形态，凸显了‘现实的人’的历史生成性。”<sup>[2]</sup>刘永明通过对《神圣家族》文学批评的考察，强调“马克思在批判欧仁·苏等作品时，已初步构建了‘现实的人’作为艺术主体和历史主体的双重内涵。”<sup>[3]</sup>刘伟则从前提性批判的视角指出，马克思对“西方人权理论的超越，恰恰在于将‘抽象的人’置换为‘现实的人’，从而实现了从‘天赋人权’到‘历史权利’的根本转变。”<sup>[4]</sup>贾英健进一步概括了“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的批判逻辑与生成逻辑，认为这是一种立足于实践基础的总体性人学变革。”<sup>[5]</sup>综观上述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维度深化了对“现实的人”的理解，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与科学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等核心文本的历史性考察，系统追踪“现实的人”从“哲学-人”到“经济-人”再到“阶级-人”的演进，进而阐明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在“现实的人”这一理论基点上如何实现内在统一。

## 2.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现实的人”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

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6], p. 525)马克思明确指出，对人的本质的把握必须回到具体的、感性的现实生活过程本身，通过对人们实际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与生产活动的考察来加以理解，而不应依赖于在纯粹观念领域中被抽象地建构出来的“人”的概念。这一方法论的转向，标志着哲学思考从思辨世界向实践世界的根本回归。“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 pp. 516-517)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状态，是由其实践活动的具体形态以及他们所依存的客观物质生活条件共同构成的，才是“人”作为“现实的人”之存在并非先验的设定，而是在其历史性的活动过程中得以生成与确证的。这些活动及其所依托的物质生产条件，共同构成了社会实践的现实基础。在人类复杂多元的实践谱系中，物质生产活动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它不仅为其他实践形式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更在深层结构上规制着政治制度的形态、经济关系的性质以及文化表达的方式。劳动作为区别人与动物的本质特征，其深刻意义在于彰显了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所展现的自觉目的性与自由创造力，从而在存在论层面确立了人类社会活动与动物本能行为之间的本质分野。物质生产因此不仅维系着个体的生存，更在不断建构着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规定性。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 p. 501)从这一前提出发，马克思深刻揭示：“现实的人”始终处于并建构着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而非作为孤立的原子式存在。人在一定意义上是现实的，人作为具体的社会存在物，其本质并非抽象的类存在，而是通过独特的、不可化约的个别性得以实现。正是这种承载着特定社会关系与历史条件的个别性，使人从普遍的“人”的概念中分化为具有自我意识与自主行动能力的现实个体。与此同时，个体的活动绝非封闭的自我表达。在其劳动、交往与生活的每一个具体实践中，都内在地蕴含着所处社会的结构特征与历史脉络。个体的生存方式、价值取向乃至生命轨迹，既被社会历史所塑造，又以其独特的方式映现并参与着社会整体的再生产过程。因此，个体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历史的能动载体——宏观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正是通过无数个体具体而微的实践活动得以生成、延续与转变。当然也就是推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这些“现实的人”通过从事物质生产劳动，不仅为自身生命的存续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持续满足并塑造着多维度的需要——这既包括对基本生存资料的需求，也涵盖对精神世界的充实以及对自身能力发展的追求。物质生产活动因此并非单纯为维系生物性存在，它本质上构成了人实现自我发展、拓展其本质力量并不断走向自由解放的现实途径。马克思从以下五方面的生产中揭示“现实的人”。

第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6], p. 531)唯有在人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保证的条件下，历史才能够被创造出来，否则将会被吃穿用度一直困扰，考察社会历史应当关注到这一现实的深刻内涵。

第二，“现实的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会不断产生一连串的新需要。其次，“现实的人”会产生并追求多维度的需要，在具体的历史与社会情境中，“现实的人”会产生诸如审美追求、对宜居环境的诉求以及自我价值确证等多元需要。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运用和创造的物质工具与社会手段，本身又会内在地催生出更高层次或全新形态的需要。正是这种需要体系的自我更新与动态发展，构成了人类实践活动得以持续深化与扩展的内在动力。

第三，从人类存在的生命属性出发，“现实的人”必须进行自身的再生产。这一过程首先表现为通过生产劳动获取生存资料，以实现个体生命的维系与延续；同时，它也必然地表现为通过生育实现代际的繁衍，从而保证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存续。这种对他人生命的生产与抚育，不仅构成了配偶关系的基

础，更由此衍生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联系，并进一步扩展为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复杂亲属关系网络。这种再生产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更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为社会的存续与文化的传递提供了基本载体。由此形成家庭关系和血缘关系。

第四，“现实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6], p. 525)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由此获得其本质规定。这种属性并非基于纯粹的自然特性，而是生成并体现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当中。只有从人所处的环境——国家、社会出发，才能科学的理解人的社会性。在马克思的理论建构中，“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构成了其新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出发点与理论基石。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哲学“市民社会”的立足点，深刻揭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 p. 501)如果脱离具体的社会关系来考察人的本质，终究会落入抽象主义的泥潭。

第五，基于分工的需要，意识得以生产。“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6], p. 533)，意识的本质属性在于其对物质世界的依存关系，其内容与形式均受制于具体的物质生活过程。然而，随着社会分工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意识逐渐呈现出相对独立的形态——它不再仅仅是对现实的直接反映，而开始作为一种具有自身规律与能动性的领域存在。这种独立性使得意识本身能够成为被专门生产与塑造的对象，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精神生产活动。

### 3. 《哲学的贫困》的“现实的人”

尽管《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现实的人”的阐述仍带有一定的哲学朦胧性，但它标志着马克思在清算以往哲学传统过程中所确立的新哲学出发点。随着马克思思想的持续发展，唯物史观的逐步完善以及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入吸收，为其推动哲学反思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哲学的贫困》正是这一转变过程的关键著作，它体现了马克思的考察视阈从宏观的“哲学-人”维度，逐渐转向以“经济-哲学”为中观视角、聚焦于“生产关系”中的人。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指出，蒲鲁东虽然意识到社会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取得进步，但并未能确切理解个人成长与社会整体发展之间存在的深刻关联，错误地将二者视为彼此割裂、互不相干的过程。蒲鲁东的根本缺陷在于，他将经济范畴视为永恒不变的理性规定，而非特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分工、竞争、垄断等范畴，不过是“普遍理性”在不同阶段的自我展开，仿佛这些范畴先于并独立于现实的社会存在。为了调和历史变迁同个人发展之间表面上的矛盾，蒲鲁东最终只能求助于抽象且脱离具体主体的普遍理性，并实质上否定现实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社会性地位——这正是其理论的根本缺陷所在。与此相反，马克思强调，经济范畴并非先验的理性规定，而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它们只有在与特定生产方式的内在关联中才能得到正确理解。因此，对“现实的人”的认识，不能从抽象的理性原则出发，而必须从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实际结成的生产关系出发。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全部历史得以展开的根本性前提。在这一前提下，由这些具体、现实的个人所组成的整体社会采取何种形式实现其存在并推动自身发展，构成了马克思进一步探索个体与社会历史之间关系的另一理论出发点。自卢卡奇将“社会有机体”这一概念作为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要求提出以来，相关讨论便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发展成为一个受到持续关注的学术议题。马克思关于“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初步系统性阐发，是在其著作《哲学的贫困》中完成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蒲鲁东认为人与普遍理性之间并无实质性联系，并且人所建立的所谓“社会”，实质上只是由一系列相互独立的社会环节按照时间顺序机械连接而成的。在马克思的阐释框架中，“现实的人”与“社会的人”这两个概念在理论层级上基本重合，它们所指向的本质内涵具有高度的同一性。现实的人是由“生产关系所形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6], pp. 222-223)中的人。将



社会视作一个有机整体，意味着现实的人是内在于这一整体之中，并在多种相互联系、彼此约束的共时态社会关系中生存与活动的存在。人不再是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体，而是在其现实性上，处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具体存在。然而，蒲鲁东却将现实的人机械地划分并归入彼此割裂的诸多社会环节之中，从而完全遮蔽了人的社会关系的整体性与有机性。

#### 4. 科学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的“现实的人”

马克思思想的演进，呈现为由《哲学的贫困》时期对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初步综合，逐渐转向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为纲领，系统阐述“现实的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形态特征、现实境遇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进程。科学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对“现实的人”的理解，已超越纯粹的哲学思辨层次，也不再囿于经济学视阈下的价值分析，而是上升至“阶级性存在”这一更具历史具体性的维度。可以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实质上构建了一个“个体-阶级-阶级关系-社会结构”相互关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框架中形塑了作为“阶级性存在的现实之人”的理论形态，从而为历史主体的理解注入了具体的社会关系内涵。

首先，马克思指出，自有文字记录以来的人类社会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6], p. 400)等，然而，这些阶级始终处于动态的运动过程之中，各自经历着形成、演进直至消亡的历史轨迹。在科学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中，以“资产阶级”形式呈现的“现实的人”并非永恒的历史形态，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生成、发展并终将被扬弃的。新航路的开辟与殖民体系的建立，为资产阶级的崛起提供了外部条件；而英国工业革命所带动的产业变革，则构成了其内在动力。蒸汽机与机械装置的广泛运用，使封建性质及行会体系下的生产组织形式难以为继，工业结构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现代大工业。与此相应，阶级结构发生分化：原有的行会师傅阶层一部分下降为无产阶级，另一部分转化为资产阶级，手工业中的中间阶层趋于消解。社会结构逐渐分化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集团，阶级对立日益尖锐化。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6], pp. 35-36)它推动着生产力的空前发展，摧毁了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但同时也不断生产着自身的对立面——无产阶级。

其次，无产阶级作为“阶级-人”的另一极，其存在本身就是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否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不仅丧失了生产资料，而且其劳动也被彻底异化——劳动产品不属于劳动者，劳动过程不受劳动者支配，劳动者沦为机器的附属物。然而，正是这种“人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极端处境，使无产阶级成为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主体。科学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指出：“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6], p. 66)这一论断表明，“阶级-人”的解放不是来自外部力量的恩赐，也不是来自观念领域的抽象否定，而是来自无产阶级在其现实生存处境中必然产生的革命要求。

再次，科学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揭示了“阶级-人”的历史命运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之间的本质关联。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日益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正是这一矛盾的外在表现：在危机中，社会陷入所谓“文明过度”的状态——生活资料生产过剩，工商业高度发达，却无法被有效吸纳，大量生产力被强制摧毁以暂时恢复被打破的平衡。这一现象深刻地表明，以“资产阶级”形式存在的“现实的人”已经无法继续驾驭它所创造出来的巨大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作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科学论断。

## 5. 结语

纵观“现实的人”概念在马克思思想演进中的理论轨迹，可以清晰地辨识出一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运动过程。这一过程并非线性推进，而是在不同文本与理论任务中不断获得新的规定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它以“哲学-人”的形态出场，通过祛魅思辨传统而成为唯物史观的实践性前提；在《哲学的贫困》中，它经由政治经济学的中介转化为“经济-人”，被锚定于特定的生产关系网络之中；至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它最终升华为“阶级-人”，作为历史主体的阶级性表达而承载着否定私有制与实现人类解放的必然使命。这一概念的本质跃迁，深刻印证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在共同理论基点上的内在统一。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核心原理，正是通过对“现实的人”所处的物质生产条件与社会关系结构的揭示而得以奠基；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科学论断，则不过是对“现实的人”在特定历史阶段(即资本与劳动对立阶段)的存在处境及其内在矛盾的逻辑展开。二者并非彼此孤立的理论领域，而是统一于对“现实的人”之历史性、结构性与能动性的辩证把握之中。

由此，“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使命衔接便获得了实质性的理论内容。“现实的人”既非静观的认识对象，亦非抽象的价值预设，而是处于特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中的实践性存在。认识这一存在的客观结构，本身即构成改变这一存在之历史境遇的必要前提；而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则反过来确证并深化着对“现实的人”的科学理解。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现实的人”概念从哲学抽象到经济学规定、再到阶级性表达的演进历程，不仅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内在逻辑发展的关键线索，也为人理解自身在历史中的位置及其解放的可能性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理论框架。

## 参考文献

- [1] 魏书胜, 曹靓. “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个人”的哲学观念内涵探析[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6): 23-32.
- [2] 叶枝青. 《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现实的人”的三形态理论[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6(6): 170-175+193.
- [3] 刘永明. 马克思“现实的人”理论阐述中的话语创新——以《神圣家族》文学批评为中心[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9(3): 159-164.
- [4] 刘伟. 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马克思对西方人权理论的前提性批判与超越[J].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2021, 7(6): 75-82.
- [5] 贾英健. 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的双重逻辑[J]. 理论学刊, 2019(2): 121-128.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韦建桦, 主编.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资本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